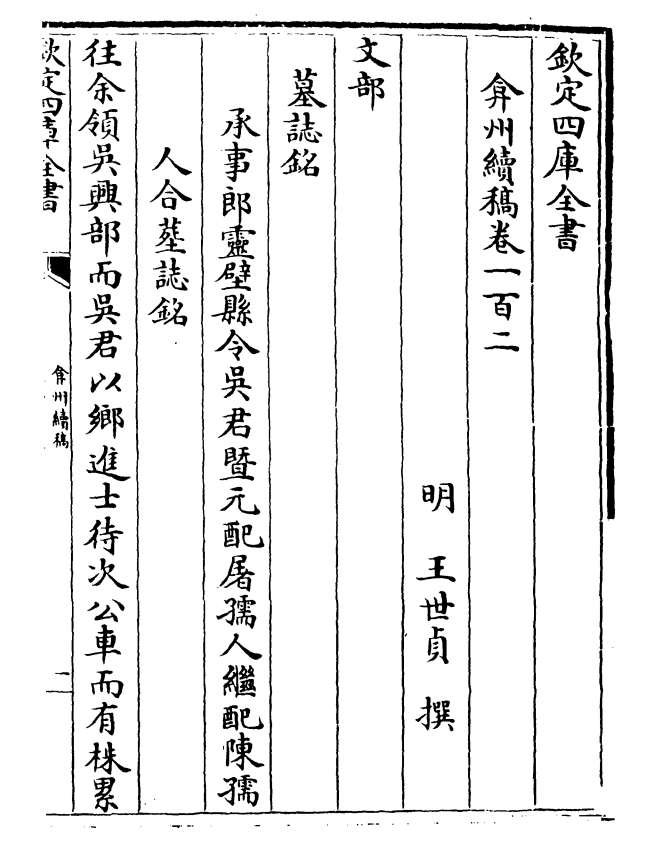


集部





# 弇州續稿卷一百二

明 王世貞 撰

## 文部

### 墓誌銘

承事郎靈壁縣令吳君暨元配屠孺人繼配陳孺人合葬誌銘

往余領吳興部而吳君以鄉進士待次公車而有株累

逮得白然余不知吳君而間從諸進士中覩有白晳美髯能為容者意其吳君而異之君於舉子業有名然竟不第謁選得鳳陽之靈壁令而余解鄖節歸里君以書近千言自通偶過余弟懋說之君蓋與懋同舉應天試者也於是君之同舉者復得令閣老王先生元馭相與稱君之行誼政術甚詳而君復以泗濵之浮玉來贄而請曰不腆王父之業以累長者余時心諾之恠其不以狀來而亡何報君死矣君死以萬歷壬午至甲申而其

子世皡等始能舉君而持叔父兵部郎中仕詮之狀求誌其墓曰即先君子所以不朽王父意也余憐而許之而君之先喪其元配屠孺人繼喪陳孺人至是皆祔而各以其狀來於法得附誌君之為吳家吳興之射村世稱著姓有高貲而至君之大王父曰璋者以好行義聞郡中有兩子皆貴得贈至光禄寺丞其一子則零陵令龍君之王父所欲請余計不朽者也零陵公有二子長曰太學生期次曰贈駕部員外郎前布政司理問徵

太學公無子而爲部公壯而亦未有子其婦顧宜人爲
置貳千而遂舉君於是顧宜人連舉郎中兄弟凡三人
久之太學卒而君以零陵公之命出爲後時甫束髮而
哀易相劑如成人零陵公奇之稍稍試以家政甚明了
已乃悉僮奴千餘指畀之君正色授約束而扶其肆者
遂斬斬矣君少而穎異爲文立就十四偕郎中兄弟補
郡諸生明年以例游太學歸始室屠孺人孺人名家子
其父冑子君材君而女之且爲具裝橐甚厚君得藉以

為俠里中而美姿容出入車服甚都屠孺人時時諷君曰士當如是已耶而會君盛襟裾而謁郡縣守令守令弗為禮乃自恨歎曰使吾汩没訾郎者有如日歸而閉戶讀書自課以程式業不夜分不止而屠孺人卒擇繼而得陳司理君應奎女是時甫十六也太學雖殁故未與駕部公析箸而上有零陵公亡何駕部公自理問卒而君於法不得顧其私而持喪乃仰天哭曰奈何使我無父也袒括致毀於殯所而微脩其色以朝所後母施

孺人尋托疾不入試畢三年而後除喪施孺人性嚴忌
君所以解之百方陳孺人復能為委曲以祇若嫡母顧
生母二凡君所事三母陳孺人所事三姑皆能得其懽
心而不見跡於是零陵公老矣郎中君之與仲氏數數
試有司異等得公心而君浮沈太學中亡所見當秋試
君獨褎然應天捷至零陵公大愉快曰此非意所及果
爾諸孫當復有鼎起者君入南宮試不第而零陵公壽
考終君當承重竭力而治喪事以孝聞既除服乃大為

古文辭與諸仲季相倡和扁其園曰春草族有不肖子盜祖塋地事發衆白之官迫則雉經死家以君之倡言之也輿大獄幾叵測所謂吳興逮者也君既工古文辭漸薄程式業以為不足當我而時時雜古調出之故數見詘最後郎中君妻得第君謂桂林一枝足以重我乎欲罷不復試而三母皆強之忽道病不可以陸乃歎曰天以一第難吳生乎而誤予我然安能竟難我也吾知所處矣於是有靈壁除君至而邑騶中水居民流徙十

不一完室也君為請蠲歲租移文諸鄉落吾為若儲胥毋恐於是流徙稍稍歸矣邑俗悍喜鬬鬬則有訟君庭剖之不待數語而決手自具獄大小不以屬吏胥腕間取一二狙使舞文者榜殺之曰為善苗而刈稂莠寧酷乎諸大吏益服君至他郡邑獄事一切相屬皆立辨明年復中水詔稍損司農粟賑饑者君請於大吏曰粟盡饑如故也水所以得為灾由渠不疏渠疏而不能捍水由不堤令請身任之因渠堤於民因民於賑粟可兩濟

大吏許之君乃悉贍粟不給則繼之以贖鍰而以昕夕
按地形勝覘河脈分水勢使不得横行而借其潤以資
灌溉粟不虚糜而民亦飽君治聲流傳兩歲間登薦剡
者四臺檄褒奬者十六而以勞瘁病矣君故好養生家
言遇客得秘術而試之驗間裸其腹示人曰中不有物
乎至是嘔血有若嬰兒形者猶視事如故晨起却案色
陡變已目瞑時蓋年四十九也陳孺人之事君獨久而
為撫屠之子曰世皡有加於己子君既為俠多義施而

又喜客客甞滿坐孺人資之未甞告匱恥其所徙治居舍甲乙大家域闕阡陌多蓄古文奇器供帳什物事取孺人因時爲盈縮亦未甞告槖洗君之上公車也孺人謂曰三母皆老而不以時禄養奈何則爲治選人裝爲百金者數矣而君罷自燕中以其訾置幸姬歸孺人不以失筴咎君勞問相屬入門而盛衣飾且無别君猶手發孺人粧益之他姬亦妬而恚而徐睨孺人色無改更愧之矣然孺人僅四十二而卒不及見君之有官職以

為憾君諱仕讓字允恭性磊落感慨言論霏霏若芬屑
風流暎帶為一時冠而恒不欲上人署其室曰遜齋志
抑也所治古文辭雖多未能成書而獨其令靈壁時撰
邑志有良史風既病而貽書郎中君即不死得一郎署
為歸老秩次第搆先人祠纂譜系稍割腴產佐二弟讀
以歲時伏臘上二尊人壽畢發藏書與仲差次之因以
成千古之業不亦快哉郎中君所以狀之而痛其志之
不遂也君雖為世父後然能止不就試以成其生父喪

有所後母然能不廢二母養娶兩婦皆不終然後先以材德成君名不獲登進士然亦貴有官職不及竟令績入備京朝官然歿而人以循吏思之不獲伸余諾以不朽其王父而其子乃能終之以致君於不朽嗚呼亦可以死矣丈夫子三長世皞即屠孺人出娶同邑沈叅軍子模女次世熙郡諸生娶烏程凌太學稚隆女次世美郡諸生娶同邑陸太學三德女俱陳孺人出女二其一側室曾氏出其一女郎中君女俱未字孫男五時嘉時

吉世熙出時中時庸時道世美出葬在烏程佛登山之麓銘曰

嗚呼是惟吳君與二婦之幽域家而孝友吏而廉平婦而勤慈以佐夫子于成諸所取者造物之嬴十不能半而遽斂之以還冥冥子孫不食報者有如此銘

承直郎貴州程番府通判愛溪陸先生墓誌銘

先生之先為陸氏世世有儒行而食於農至父惪與世父懔始以經術補博士弟子而先生亦繼為弟子有聲余家與先生近鷄犬之聲接而先御史大夫小於先生

一歲顧與先生父子狎而為爾汝交余甫十齡而延先生為塾師始受易然不曉易為何語竟一歲罷去後二年先生領鄉薦又四年先大夫成進士先生數困公車不得志久之謁吏部選得江西之東鄉令調鉅鹿再調雲南之黑鹽井提舉遷貴州之程番府通判稍顯矣而竟以計吏罷歸先生之為東鄉也邑素稱險棘難治顧獨良其官有為盜而多株引平民以斬緩死者立致之辟餘悉解縱去又嘗決十年未竟獄後賊寇陷宜黃樂

安二城東鄉最小弱先生鼓士登埤城獨完上官方才之而至入覲乃以不及調調而得鉅鹿則古三輔名邑也民淳亦小簡省先生為之且三歲嘗築隄捍水水迂從西北入淀不為災又能劑役法稱力與訾民不偏苦多選材伎屬之耳目盜發輒得萑蒲幾靖而復以不能事上官當再入覲中之有疾太宰嚴公訥故先生同年也目之曰是壯可敵數夫也而疾耶考功郎抱案爭曰大吏考為去之以疾善其名耳太宰不得已從冗散格

然以滇雖遠而差有鹽足自給故以畀先生先生顧益持冰蘖無所濡染先是井坐溢霖有所損後復故而其民黠狎視提舉額頗不登時土舍者其隣壤豪帥也謂先生使吾得兼隸之登易易耳先生客諭其民曰土舍欲有爾井也爾非倍失賦不止於是人人自投提舉登額矣未幾而有程番之命程番雖名為郡而多荒僑通判幾長員時方議於偏橋普定諸衛銅仁石阡二府要害地立行署控轄之先生首膺是選方披荆棘設綱紀

有所振刷而用積抑故不能自拔於流議以巽愞去先生先生垂橐而還里歲朔一入城謁監司守佐亟返足跡可數也過從親友雖數里恒徒步憑一蒼頭不時御冠服間有所御亦蒼頭手之或謂先生不難半刺體耶先生笑曰我不知半刺何體所受父田三百畝茅屋十餘楹其始娶聞安人敏而勤躬操女紅以先其下能佐先生供父母甘脆有子女不甚多而先生廩學官又教授里中束帛脯脩不乏聞安人卒而繼配為張氏家小

貴不習治生所從宦遊得餘俸輙槖之乆别産子女先生之舍與田不增益而食指日衆以是益困先生噉肉兼數人至是累旬日不及肉内子曰鮭鰕乎則曰鮭鰕耳而又不繼曰乾蔬乎則曰乾蔬耳每語所知吾不能若曾子與商歌中金石庶幾原思所謂非僊者故人間為具召先生圍棋濁醪歡然竟日也二子鉉鎰皆補博士弟子然不能救先生貧病不能救醫藥以卒先生為人樸訥忠信之辭令造次之美然與人交久而無斁形

骸土木不勝修飾而自儼然不為飾讓亦不為苟取即卒然犯之不較也先生既卒鉉鎰以貧故不獲竟弟子業諸為農者至不獲列下次啼饑號寒之不暇以是先生卒十五年而尚在淺土余謝城居復為先生里人聞而悲之為買地封樹域周於椰椰周於棺而已鉉以乙酉四月之某日葬先生而閩安人祔焉以宗人解元大成之狀來乞誌銘先生有男子七長即鉉娶顧次即鎰娶王錄娶毛曰鉉娶周閩出也曰鑨娶王而夭曰鉅娶

吳鍈未娶張出也二女亦閏出適顧存性金履巽孫男六文嗣娶顧次文揚未娶鈜出也銶鋐各二子未娶孫女三長適葉某鎰出也次適顧鋐出也餘未字銘曰

歷仕且四政而歸不能具中人養有丈夫子七而不能葬以他人其婁已陳噫傷哉貧

布衣王全美暨配郁節婦合葬誌銘

從伯父曰高年公怡者娶於淩有五子而其最少者為吾再從兄全美全美諱世完生而孝友溫粹讀書為文

章不甚工而傍曉治生業以故試不能見收有司而高年公甚愛之為擇配而得郁典膳公遵女典膳公之女三其長適先御史大夫公即吾母而其季贅故陸茂才吉孺節婦其仲也吾母爽朗剛毅識大體季則敏慧多所通習又皆讀書於文義了了而節婦獨不然然不喜言笑而沈靜專一其為女能事不見内其為婦履聲不出外全美修伉儷分甚篤而素羸竟寢瘵以卒節婦哭不食曰吾其偕而歸乎其尊章强勸之百方又為立叔

之子曰一綸者為之後而後稍稍食也典膳公與婦劉孺人憐節婦孤煢時時致之家然節婦不肯竟往侍尊章者恒相半而久之典膳公卒又久之高年公夫婦亦卒獨母劉在而捐箸以與諸庶孽矣一綸貧復從其婦翁顧南安游孺人乃歎曰天乎我何依將依母乎既而曰母何依當是時吾母尚貴盛城處而節婦奉母劉栖於丙舍時陸吉孺卒季亦無子亦來侍劉蓋三人者一身矣吾母歲時所以供養不缺而母劉篤老委頓牀蓐

間獨善噉晝夜凡數進匕箸節婦與季更代而時其飽饑又時聽聲容色撫摩痾癢葢吾母卒而母劉猶無恙年九十終於節婦及季手節婦及季畢力而塟母劉其費則世貞兄弟任之節婦乃潸然念全美在淺土而會一綸反自顧謂之曰若貧不任襄事柰何吾為費若為力以歸吾君而虛其偏以待於是節婦老矣能自力為儉勤率先其下買田聚貲至中產而會季嘗抱其庶弟之女女之節婦愛之亦假女焉擇婿而得諸生王應賓

俾從李處而為助其資裝十之五六一綸治室與節婦
逾旦日訊問不過勞賜漿肉而已會王氏之女卒有二
孤女節婦益愛之節婦性質直亡他腸中表從句者誘
以廉賈之利不一二歲輒倂挾其母去亦不能問以是
槖少挫而又以傷王氏女邑邑成疾數更醫不效卒節
婦孀居五十年李亦餘四十年皭然無絲髮涴有司上
其事於朝旌其門曰貞節李亦次當旌矣而未嘗一解
顏居恒語此豈人所願有耶即以一匹婦勞天子問然

何忍籍吾夫而名我及其卒也季為之大慟曰吾夫棄
我則有母而母棄我也則有姊而姊又棄我也吾僅有
影偕耳屬世貞毋忘姊墓中之石世貞弟於全美而甥
於節婦又習節婦甚詳其何敢辭全美以正德己巳生
嘉靖甲午卒年僅得二十四節婦以正德庚午生卒於
萬歴甲申得七十有五嗣子即一綸娶即顧南安守允
揚女孫男一嘉楫亦娶顧孫女一適州學生顧汝夔而
夫曾孫男一未名其塋也祔全美而地在麋場涇西之

西阡銘曰

合四年而離離五十有二年而合是謂短於室永於穴

噫嘻女而孝婦而貞人主所褒稱則夫子與有榮名焉

曰天曰𤼵皆用其畸以成其贏縱而之不懌余用以為銘

承直郎通判歸德府事弋泉姜公暨元配王安人

墓誌銘

吾師姜歸德公生五十五歲而失其配王安人又二十

有九歲而以壽考終年八十四矣蓋又五年而未克塟

也其門人王某憐之謂其子諸生與祥曰是尚可以淺
土乎與祥泫然曰微夫子之言方寸固日夜腐也於是
世貞乃倡諸同門者輔畚鍤之役既畢而舉公以與王
安人合而葬之應岡門之新阡門人最長者莊遜學以
習公故具狀而世貞志且銘之其辭曰姜之先以四岳
佐唐虞治而其後微太公望之起自釣叟爲西伯師號
曰尚父以殷爲周大啓東海者二十餘祀而後復漸微
然至末季曰肱曰詩以孝友顯公輔以直節名世若奭

及皎不為倖貴播於弋陽厥指以萬計為廉訪綰尚璽清振其聲弗墜孽仲源始用小賈跳於吳贅有子昱再傳為瑶是娶周氏修王父業於杭卒於旅次二丈夫孤呱呱而泣公最居長慼母撫之而以其姓名佐周則字署其居之泉曰弋識所自也少而渟麗不好從羣兒遨遊戲小長能屬文通經術大義廩於學宫褎然其第以易教授諸生下帷恒數十人資其束脩歸我大母於叔而孟暮致甘脆與母為兩匕箸之餘弗及婦稚登歌鹿

嗚齒已彊仕凡三上春官而卒弗利請於太宰得司諭浙之麗水左繩右規與其徒相砥礪前後可五載惟楚晉大藩惟丙午己酉公皆膺首聘主厥試所登薦若王方伯道行馮中丞舜虞李侍御紹先麟角鳳喙以為國瑞擢令于嵊嵊曰四山癖瘠而處最不易就理而公用仁心柔之我哺我衽不以屬鞭箠勤卹其父兄而誨其子弟有鄰邑曰上虞中彼蟊奸伏稅於我而盜我田且數十歲公力請於臺我稅我田彼田彼稅壹俾公東之

卒奉田歸立石為界居八月丁母氏憂歸深山之人以其耄倪來挽衣袂謂公胡不終我惠家肖公像仍祠於社以祀哀哀寡母養亦八月民惜公去公痛母逝孝廉之聲重於吳會既喻公除乃復補吏而得楚之衡山衡山址嶽而邑公矢於嶽以冰蘗自勵不專用恩嘗剪大豪之淫巳氏者其人稱快官多嶽游以故傳舍欿於峡倍然鮮所督過之而獨以不能修臺餽小見抴擿復改教授瑞州未幾事白超為河南之歸德倅歸德之賦繫

公良其計兼領賊曹課數獨最其屬州邑三曰雎商丘永城皆號為雄麗公三綰厥綬民懷吏畏諸有鍰贖悉歸於公貪吏瞏睨流羨溢舌而莫敢染其指公偶有所不懌病不甘食乃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豈以二千石啖我使我中癖耶遂移書乞骸骨兩臺及監司皆大驚挽之不可乃為壯語以見公志而公自是里居闔門不復交關一切公庭之跡歲不過三四皆可指數而王馮二君故嘗飭吾郡兵備闖公邸通弟子刺公為

一報謝而已所受不過脩脯束幣不得公小口語以間乃曰為長者一至是耶公念父之蚤見背也與母氏之祿不終逮也語及之未嘗不泫然霣涕矣春秋伏臈修家烝必及其舅曰吾非虞舅餒也以吾母之不忍獨飫也撫其弟用與身不異矣嗚呼公孝友故天至哉始世貞童時受公句讀其後里中師凡三曹公與司諭朱觀察使季及姓公諱者公之門人泉州刺通五年減而稱駘背公年八十而覲察七十也故州張牧合樂饗之俾

不佞侑以言而曰子其修東山之社以春秋待盖三年而泉剌卒公尋繼之自是不克會而不佞之師在越者駱司理先生又謚公之三年五今九十三而猶未艾則於公尚有遺喟也王安人者公元配也鎮海衛指揮某女夙閑閫則若淑而懿奉鳴嗃姑俾允若于烝乂資公以勤安公于嬿公數足而履目無衺眥以有一子一女二孫四孫女曽孫孫女各一不幸而前公以往其續者為虞尚能視公食息含斂髽而相公之窀也公生無他

嗜顧獨嗜書至篤老而手未嘗一日廢所親筆者曰南

窓襍録性理古文摘要餘生稿合之卷凡二十有二成

輙櫝之曰吾以當咀嚼而已敢望世膾哉嗚呼壽至公

而猶有啁者何也盖惜夫長者之不復作而典刑之墜

地為銘其藏曰明通判歸德府弋泉先生之蚘

中順大夫知泉州府事雲川周公暨繼配陶碩人

合葬誌銘

故致仕泉州守周公以萬厯之丁丑卒又七年而繼配

陶碩人亦卒其二孤秉文秉忠始議治塋而謁公之門人王某能悉公者莫子若能以言不朽公者亦莫子若某謝不敏而秉文則手草公事狀若干言而碩人之行附馬使擇而為之誌若銘某五六七歲時稍識别人事而先御史大夫時舉鄉貢待次公車一日喜動顔色曰孤蘆中故有人問之則指公公時甫冠而家窶甚父逌庵翁教授里中弟子不能給而公於屬文獨開敏先大夫乃謝脯脩之贄而誨之且飲食之時族有伯氏民朴

者頗温飽有一女笄而陋不良行謂公曰强起與我婚
請具子鉛槧資公旣壻民朴而受先大夫經得補博士
諸生試有司輒褒然廩于官漸寛而某亦稍長當公之
受經時竊相爾汝狎擹靡所不及先大夫一日顧余為
兒得一良師能折節事之否俾修弟子禮以見公抗席
正色指摘文字謬誤亡所避某偶小怠即攝齊請去皇
恐謝罪乃已以是從公僅一歲所而具為舉子業漸中
程亡何公失王氏陶碩人遂繼之以勤儉賛公漸有家

明年為嘉靖庚子遂登應天鄉試第七人録其文以傳又明年不利於南宮自是凡三上三如之至癸丑而始成進士謁選得知福之福寧州未上以某碩人憂里居亡何倭大至行剽村落公時叩頭請遁庵翁徙而之城翁老重徙且謂遠賊狎之俄而賊奄至遁庵翁陷賊手陶碩人曰事急矣悉出其簪珥衣裝可百金授公公跡賊所泣請贖遁庵翁即不許願得以身代賊憫而許之卒奉翁以歸亡何翁亦卒公不以二尊人上壽故癈戚

不以寠故廢禮服除補大名之開州開故冠帶輔郡然見以其名美而實凋𢐀且歳數不登公精心拊摩之不専為皦皦以嶄循吏聲而其士民更德之薦剡數上故陸武恵公炳使其校詗事至開得公治狀屬之選部欲以為京朝官而選部愞事取質大相子大相子曰吾不識其人何狀於是俚同守福之泉州時倭衆且數萬環泉而壘四郭若兕公謂陶碩人曰業以身付縣官矣勉之擲三子汝乃單車挾二蒼頭往至則倭警日益甚公

足跡時時在睥睨間鼓厲其人繕隤垣補闕秉盖賊數至而數阨公城恃以益高堅不可下而亡何守以闕告公攝其事規調兵食亡爽守至則一少年子不能盡得肯綮而郡卒以功漸驕嘗請餉於守不時給嘖嘖洶怨守恚而欲撻之則羣起譟逐守守狼狽走於是益大譟百十為偶矛刃戛札郭内外監司迫使人好撫之不肯聽以屬公公曰彼庶幾無憾我前呵至猶嘯傲自若公時坐幔輿使褰而示之且叱之曰若曹何為者衆前視

曰是故嘗調我食者同守公也即如公奈何以有今日
公曰郡賴汝曹儲胥而不時給糧者寧能使汝曹無嘖
嘖也雖然太守非不終給也且汝曹以忠義始而亂終
之一旦扞三尺罔毋乃非計乎衆感悟咸搏顙請罪公
曰從我而倉給若糧有不解甲者以反論於是衆遂戢
郡搢紳吏民謂非公泉且不保於是守以不任調而公
代之公既用完郡得其人心又熟於守至是益發舒諸
所擘畫條教必為經久計郡中倭之未幾又中疫公請

於臺大發庾以食饑者藥疾者而棺死者而至庠序諸
弟子則時損月奉為膏油費復報最當遷矣而會入省
有事棘以外觸脾疾不即愈乃數露歸志於臺臺緣之
小見訾當得調公既歸而三子者逆於道則哭而弁矣
又皆頎秀有文彩抵舍廳事暈起寢閤丙舍皆飭以閒
按行園甽則益拓知其為陶碩人治也大喜趣置酒相
慰勞曰吾出百死完郡不若而之完家易也吾老此菟
裘足矣止不欲就吏部補久之以哭其長子意愈倦而

部符趣之急强就選得雲南之永昌公益不欲往而前守者無錫秦君以物故闕公補其缺還道無錫秦之二子過訪曰公補某父闕父故當得遷第不知何地公蹙頞不忍對而歸謂逆者毋泗乃公行休矣人或謂永昌饒樂鮮事賢於泉數倍公豈其少之耶公笑曰吾不忍死而誤兒子問也遂謝弗往公時猶未六十矯矯饒勝具花之日月之夕一觴一弈惟意是師為人尤温良樂易好諧謔然不能使人絶倒曰吾以快吾耳而已間有

所吟咏亦不取名高曰觸興而發發即忘之矣所周郵宗黨亡不稱願去亦不以為德念故婦父恩為其諸子助居室啟南畝陶碩人亦能挫儉成之家庭之際煦煦怡怡如也公以正德癸丑生卒以萬歷丁丑壽六十五碩人卒萬歷甲申距其生嘉靖癸未壽六十二三子曰秉禮即先逝者娶於王無子次秉文娶於顧次秉忠娶於王為令相國元馭女秉文秉忠俱太學生女二適京衛經歷張西銘邑諸生顧紹芳孫男二孟醇脩醇女七

長守曹次守吳餘尚幼公之不復赴永昌而某亦納襄南節里居後先覩泉之民吏食公德相率祠公而祀之以其記來其所識拔及衣食諸生通顯者伏臘問存不廢公亦絕不以挂口惟時時謂某亂卒之役即一語不相受天子之命吏辱而泉且流血嚮者吾亦忘德之寧非天幸哉公固長厚不自居功要亦自愉快又謂某泉所游豪賢其一某子甲自詭以有氣節擅文學而每見必居閒居閒必挾一二政府為重殆非端士也某其時

不敢以爲然自今觀之然歟否耶銘曰

仕貴何必極以片言而定劇亂毋忝厥職婦族何必華以一勤而相夫子亦足以家公歸茲丘孺人從焉其子孫永食其休

弇州續稿卷一百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三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胡金石

謄録監生臣賈捷三

弇州續稿卷一百三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墓誌銘

故醴陵令古愚胡君暨配江孺人合葬誌銘

余里居數從州學正胡子大雅遊一日而胡子敝服束贄以謁也㤝詰之悴其色久而始對曰唯先令君之棄

諸孤也不肖弱未有立而族之子刑部郎公廉爲傳之比者郡秉復傳之即縉紳先生以二傳故辱齒先令君而墓之石顧未有誌若銘也葢四十七年於今矣即不肖異日何以藉手地下唯公惠之一言逝者且不朽唯不肖之子孫亦且不朽余葢悲其意云夫家乗詳也郡乗公也爲東其事以誌胡之先自汴避難徙蘭溪明興徙湯溪之青陽遂定爲湯溪人而其後有處士德仁者能以義讓起其家自是世世受經術通顯而君父孟都

公獨不仕君生而頴敏絶世九歲能續文學使者試而奇之以屬博士為弟子時章文懿公懋倡理學東南下帷教授恒數百人孟都公率君納束脯焉甫試而與其從子大司空拯相甲乙諸生莫敢望君自是業益進號通明儒文懿公老矣其臯比將授君君弟子亦益進遂舉於鄉試禮部不利歸而聞有傳王文成公學者君擔簦往謁以所得文懿公之學證之王公莫能難也為備賔主禮而别然君退未嘗不推王公以篤信其師説故

不欲他受而引翼噓借所為聖道意深矣為舉子之十二年而謁吏部選得醴陵令醴陵居棘道民罷徭役吏因而槖君至剔之且令民得更代資力相劑歲當輸絹千匹其羡十二悉省罷之持楚政者故別為科以上供稱君集父老諭之曰吾有去耳奈何以汝曹媚人竟拒弗應民藉是稍稍蘇而君遂用其閒飭學宮崇麗譙諸雉堞坊宇橋道無不赫然一新其明年旱君詛於神以幽明相質責且請代民死遂澍雨歲稔其又明年蝗大

饑君請庚穀賑之不待報即發民不厲歲君於邑政一切以辨治聞而所重尤在節義若孝婦之曰丁張者旌其門復之民有母訟子者君感以天性相悔泣歸而以慈孝終君令醴陵之六歲薦牒屢上當遷而一日忽移書臺使者乞骸骨歸士民驚莫知所謂相與攀遮於郭門之外而君竟去不顧跡其槖枵然空也君為人孝誠自天事父母極志物之養歿而柴毀又能為禮鄉人化之嘗念其先墓遭播遷有湮弗知處者篳路剪棘窮日

力以訪得一石而洗其文則八世祖季七叟也自是不為若敎餒矣貌温纖於交游中最為和坦所至藹然春風而稍涉非誼則侃然見色人亦竟莫敢以狎進也因自號曰古愚以見志云君歸之僅逾歲而卒為嘉靖辛卯七月一日距其生成化己亥十一月廿六日春秋五十有三配江氏蘭溪之垂岡令族也以篤孝慤共著閫内聲君卒而稱母誨諸子總齊家樞者又四十二年而以隆慶壬申終距其生成化辛丑壽最髙為九十四歲

子四長大臨娶張氏次大順縣貢補太學生次即大雅亦以貢選人高等得襄陽通判毋喪服除補彰德坐公累謫令官學行政術蔚然有聲稱娶董氏次大醇令為清浦丞娶龔氏女二適諸生金華徐清蘭溪郭堯用孫男十四文明文熙大臨出也諸生文輝諸生文耀文晃大順出也諸生文忠太學生文恕諸生文愈諸生文懋太學生文志文憲大雅出也文謨文學諸生文兆大醇出也塋在青陽之何家橋陰余既已誌之而三復歎曰

胡君賢者也乃官不二命齒不下壽則何以瞑哉雖然君殁而玉立者丈夫子四君所知也又四十餘年而江孺人以大歸見而語曰幸不辱夫子之托是四子也成而三在仕籍矣君所不知者四子之子十有四而將齒籍者又什八也君可瞑矣胡孺人君齊也而又代君終穀而穴是以附書之銘曰

為儒而醇為吏而循循不近榮醇不近名稱之曰古愚先生

永城知縣張君暨配趙孺人合塋誌銘

永城令張君之塋於某也而御史大夫潘公誌且銘之矣居十有五年而趙孺人卒其孤汝明將啟君之兆而合焉泣謂其子所敬曰母女也而賢是不可泯泯也夫女德亡專也是又不可以遺我先君惟汝幸得事王先生夫以王先生之言天下莫不知令以若之故而徼惠於一辭以母泯泯母而起十五年之枯而榮施之即孤死且不朽於是力疾强起屬事狀併以潘公之誌銘而所敬來伏謁固請余故已悲其意而讀之則驚歎曰夫

永城令也而何人吾先大夫之所同舉於鄉者也令曰張君大魯字子守父教授公武母朱有丈夫子五君其仲也生而敏悟能受諸博士家言已遂屬為文醇邕有典則當是時家黃浦西而浦東大姓趙翁節者婦曰馬媪舉僅一女是為趙孺人婉嫕有志操翁內賢之且不欲遠嫁驟見君曰是子材可依也請於教授公館之然君業為博士弟子又不忍離父母晨以浦西而夕浦東者二載而諸所共束贄膏油之費孺人手裁之矣一旦

復謂君何自苦日試兩險為吾能得之父母請偕子歸教授公素薄而又困儒不能問家人産君治於外而孺人治於内家稍稍起會教授公已致仕其容日進君與孺人務飭酒漿脯飴之類以待之教授公居恒詑吾取頤指而已不復問酒所自來已而曰微仲氏誰予適也然君不以養故廢讀孺人亦不以養故廢資君讀君用是試輒高等至辛卯遂成鄉薦然計偕上南宫輒報罷中持教授公與母朱喪易戚偕至時人稱之君既以儒

起家諸昆季所倚不忍析而孺人力佐之以是且數年會有所不能已乃竟析而君第取其瘠者孺人得稍移居近趙翁馬媪而趙翁且老無子孺人謀為置貳馬媪意難之孺人徐說曰女幸奉二大人遺體然不知女之子何姓女既不獲稱大人後所為後者異父母孰與夫一父者即異母可飽饗也媪稍悟其貳果舉一子趙翁謂孺人曰是兒女所舉也吾老矣復為我父之於是夷其第於汝明名之曰汝修而冒張姓孺人之撫愛之過

汝明也君既七試七不利乃仰天歎曰命矣夫吾姑借以酧吾志謁選歸德之永城甫二月而寇師尚詔反所攻剽城邑逆奔潰汴宋大震尚詔擁衆而南揚言曰吾得鳳陽一宗人佐之以定天下既逼永城而宗人以逮錮鳳陽者事急叩城請入衆竊難曰是不延敵耶君曰使賊得之憂且大趣内之而編吏士授兵立睥睨間使弱者供饋為立束約申賞罰賊環城而攻者十餘匝三晝夜不休矢石蝟集君褒衣行廵示以整暇賊知不可

拔乃解去君散驍悍尾之頗有斬獲而賊以逗遛故爲大兵所跡立破論功詔賜帑金君乃察夷傷召流散課耕均役民忘其勞亡何有治河中丞之使者至而橫恚君簡之中以飛語君不辯移疾歸永城父老泣留君君笑曰志寧能盡酎耶已矣孺人迎勞君謂坐南榮擇虱何如夜行圍城時也君有所進客中饋之事益飭乃自喜謂幾希先教授公矣自君之卒而孺人益勤操內秉汝明已長則頗勵汝修於學而汝明之子所敬亦勝學

則又齒於汝修俾互師友馬孺人篝燈而課之不夜分不寢也汝修以是取鄉薦所敬亦彬彬邑諸生云孺人性絶工巧諸裁剪刺綉奇麗一過目即能之温慈儉勤自少至老如一日君得壽六十有一孺人七十而又五子一即汝明入太學爲鴻臚序班娶於陶孫男三長即所敬娶於唐次所藴娶於潘次所效尚幼孫女三適太學生王潤劉光祚趙一辛曾孫男女各一尚幼志狀之畧云爾余乃言曰師氏反余時守尚書郎聞之其破歸

德盖甲者出堂隍中立殺一署郡僚而諸屬城皆膽裂矣張君以一書生甫下車鼓不教之民而與之角賊不獲進用是遂破敗君之功豈淺小哉藉令君不遽罷異時開府西北間何患强敵也張孺人不私其外家有以婉啓趙後以慈保趙孤抑何久至也哉故為誌而又銘之其辭曰

君子謂張也郎而大臣謂趙也婦而丈夫非以其才戡難而智立孤耶其合也生氣猶凜凜而不為塚中之枯於戲

承德郎禮部主客司主事浮山梁公暨配楊安人

合葬誌銘

主客公以萬歷癸酉卒卒之明年而葬葬而中丞龎公尚鵬志且銘之矣又二年所而子紹績上書乞錄故大王父文康公廕不報滯留京師久之為萬歷己卯公之配張安人復卒其明年二月不佞里居以病謝客而紹績苴杖來謁請曰是將合我先安人之兆於主客公也敢以不朽請夫主客公之事則龎中丞已詳之雖然公

余友也嚮者嘗一會於江都與吳舍人國倫浮白論心者數日而後別當是時公內薄任子不肯就而南憩吳閶出其㧾贄故翰林待詔文徵仲文君大奇之謂詩書畫三絶非子也耶行且無我因盡出其門下知名士與游而公用是名籍籍矣後數年竟以任子得中書舍人一時任子得中書舍人借家聲飾騶騎怒馬用安成臨汝之勝相高而公王父文康公以少師居端揆者一紀餘皇考驃騎公次摅握閫政公負文武勲閥顧獨折節為

雅馴而又性好客客至則談談久則酒酒半則詩詩成則書書所不盡則畫公畫出董北苑吳仲圭雜得文氏三之一書法會稽若吳興文氏中上錯詩取達意合者人以為有唐風而酒德尤温洽即丙夜靡倦色談及國家典故前輩文獻纚纚若按譜時畫地而筴世務處覈訴民間瘝疚靡所不深味也乃至行酒籌顧誤曲風流謔如矣以故益得士大夫聲三事以下咸敬愛之而公蹤是稍發舒乃葺故文康公祠墓從三館得其遺疏併



詩文梓之以傳公雖居閒曹無所表見而其任職強力逾於前後數公諸請誥勑軸雖冗散貧悴者公以次給之毋令胥吏得上下緩急而其再奉使留都若雲間所至以文彩照映一方中間入司會試簾以外事有敏辦聲再用考最及登極恩封母卜自太孺人而贈為太安人張安人亦再封如卜最後滿考進禮部主事仍行中書舍人事尋使山東復道吳閶迂百里而過余弇州園握手氿瀾久之葢是時別而僅以聲聞者二十年矣因相與卜夜弄舟分韻酧唱歡然甚樂也已而又泣然如初公甚肥而勇於進匕箸然察其舌本澁有若痰悶者歸未幾果屬末疾稍閒會所攜壯丹數種盛花喜召客飲疾復發遂卒嶺南故無壯丹即有所移植亦不花花而不利其主者數矣公弗信也暨公卒而凡再屬主其主輒死異哉葢紹績與公之客張復云公卒之年六十有五張安人少於公一歲故丞相曲江公後也公以讀書幹家蠱幾殆安人兢兢治湯藥旦夕籲天請代曰寧



無我無夫是無梁氏也公竟起而奉其嫡母鄭太夫人生母卜太安人皆以孝聞事歿如禮則安人相之客過公為具咄嗟而辦毋論不時葢母令罍恥則安人司之公每置貳安人輒為酒賀毋使虞於抱衾舉一子女安人輒子女之以故公有丈夫子六為貳舉者五有女六為貳舉者一婚嫁皆名族諸倩中有官御史者葢公之多子女則安人成之安人後公六年卒得壽六十公別號羅浮山人人稱之曰浮山其先世名代子女孫曽之

詳具麗中丞誌中銘曰

太師赫赫佐昌隆誰其後之主客公主客嶽嶽司絲綸誰爲之內張安人大羅之岡鬱纍纍公率其偶朝太師而室而穴穀則宜

承德郎廣西太平府通判王君墓誌銘

當甲戌之冬仲余以家返儀真別而西治鄖與故曹太史大章飲王氏園王之長而僑者曰太平通判君汝奇不及會而圃傍居人頗能稱其好行德有鄉政盖六年而爲庚辰之夏仲而王君之三子來謁則君以丙子四

月死矣是且瘞而介同年死馬卿韓公子允之書與狀請曰嚮者卒卒亡一面然未嘗須臾不自悔不得事公也而已矣其幸以誌銘慰地下而坐有曽將軍清者曰吾故嘗識王君王君叅閫閫甚賢而才幕府嘗嘉之欲薦以郡丞攝治軍而會君自得太平去故不果余善韓公與曽將軍而臆圃傍居人語迺許之王君之為王自瑯琊賁與余共始而其別為宋學士禹偁至元為御史中丞闗後適豐城今老馬而遂為豐城之槎溪里人其

別復為二而皆稱甲至君之大父咸商儀真以信義著其地而迪功郎仕繼而益廓大之遂復稱儀真甲迪功者君父也君少穎敏工屬文歸省墓豐城補其郡博士弟子已還儀真例進太學上舍時南海倫公以訓為祭酒試君而異之置高等自是每試輙高等而其應應天試則北中間嘗與名矣會應天尹有所進太學之數屈而君放罷仰天歎曰丈夫乃為三尺棘地困哉且身在何虞官盖七試而就吏部選人復以高等得閩之都司

斷事斷事不恒隷都司諸曹長皆得委署而君以才故受署獨劇嘗辨鎮東衛將與長樂丞誣獄臺使諸曹長益才君時屬邑婁闕令而凫冠充斥君遂出署懷安已署連江君所至增陴浚湟簡募士什伍彌縫多設覆鄉落閒以待冠聞之逡巡遁去而連江之魁曰山菩老釋嗗唳者雖已遁然不能亡出没君跡其所遺諜誘而縛之幕府下書旌君遂移填和平戊和平故近潮其民易為盜鈔君多設條教誘示之使為良而縛其黠前後三

十七人咸置之理盖曾將軍云幕府所欲薦君者以此而君至太平則假守事太平地絶遠諸屬州都結萬承全茗他陵思同皆土㑊鷙而嗜利狡馬思啟封疆相尋於戈盾君謂毋恣臆三尺闔女頸不償女有所部按情實立剖諸酋吏惴惴赴府受約束曰是假守也而真即真守將奈我何君乃以間修功令創馬貢議折賦清編冊郡人歌之曰天畀使君以蘇我人胡不即真然君竟念其父母年且老再移疾乞歸幕府臺司固留之不得

君歸而廸功公與毋况孺人尚無恙當是時諸弟汝章拜民爵汝彦倅岳汝立監事光禄君偕與踆踆北面上食酒漿諸孫皆相率為共謹鄉人謂君家於萬石君亡異當縣秩少孫耳詔舉異材有司欲以君名上不果而會况孺人卒君痛毁骨立當蕤天大雨君號哭扶服行泥中感疾五日而絶距其生正德丁丑春秋六十君背廸功公之踰年而廸功公亦卒初娶於敖無子繼饒孺人舉四子朝寵娶劉舉孫曰道淳朝宣娶胡舉孫曰道

潤道淵俱太學生朝宜娶饒朝寀娶裴俱邑諸生而俱朗秀有聲實朝寵朝宣朝寀來乞余文者也君字薦甫別號𨸚溪汝奇其諱邑之西四十里岳家山其墓銘曰縣官不女格而夭女容何必減黄次公雖然循吏嶺右柳柳州風六十死孝郎中建同椿兮護兮高朗令終棣萼叢叢芝蘭芃芃疇儷女豐其即安而宮

文林郎寧陵知縣秦君墓誌銘

王子曰余葢讀寧陵令狀三太息焉夫士居平佔畢家

塹中目不有身外事而一旦廷諍逆亂虎怒以冀脫其親於死彼固知有親而已垂死而脫之乃垂脫而竟不免於死何也則天也明格非得進士不成官寧陵令之在公車也其氣豪視進士將取諸橐而竟尼之至瀕首而就選人格彼豈以一令沾沾誠有所感慨於法吏思欲矯而用焉甫為令而即稱良甫為良而即奪之以死何也則又天也天之欲篤人材易易耳顧獨於寧陵令若甚難者又何也寧陵令者秦君霑也秦之為秦自學

士觀塋於錫山下其處者望於錫而其別望於華亭於上海於崑山上海之秦世業農居九團鎮遠祖曰知微而宗人裕伯以才畧聞高皇帝手書徵之為翰林待制自是在上海者益重知微之守曰大成又五傳而為君父閒雲公娶於王卒亡子再娶復為王而舉二子君其仲也生而頎皙疎眉目少長穎敏端重儒步詳視有大人度故詹事陸公深驟見異之謂閒雲公是子也必亢而宗君年十二而閒雲公負俠躁為義念多忤且及

禍俾君依崑山之族凡東城氏以居遂大肆力問學屬文矯勁有氣力居恒謂文不根理胡以文學不能治心胡以學而其險舞勺補博士弟子試輙嶷然前列矣閒雲公亦來稱崑山人而崑之宗狡陰中以法展轉成大獄獄益急君投諜訴御史御史巳有所入怒君趣大杖格之十五君挺立侃侃縷辨不少挫御史不能君何擯之出而召郡獄吏移閒雲公深獄且為日置之死君度事巳急則伺吏且入府探袒衣得病狀而閒雲公姓名

在馬君拳之蹴之與俱入哭白太守曰父中讐非法也而今又不死法而死吏意將快讐何太守閔而憐之入為君謝御史稍露其冤得移輕獄久之君復白於決獄使者已解而閒雲公病困死矣君痛甚欲從死不得骨立而治喪滿三載復補博士弟子君自父獄起逮喪首尾七載家與書俱且廢而其試有司益利名日益高下帷講誦諸生束脩足以養母王矣尋舉鄉試明年下第歸君之婁下第則以文太奇故而是時相國華亭公故

與君有連歎曰奈何猥以三百人前此子也使人謂君母戀此佔畢幸為我就一官吾能任之君謝不敢盖華亭公致其事之數年而君始逡巡選人其令為閩之徳化時民久中倭多流徙君至則首覈戶冊均傜稅毋使勢姦得籍匿而其治秋賦一以誠號之民輸賦恐後且謂不及君受力後誰為寛我者而君於積穀訓士繕陴不為一切茍簡以徼口譽學宮僻且毀久矣師生無所於肄止意君必且新之而疑其吝於興難發言君乃慨

然召邑豪長者諭之故為捐奉先之豪長者爭自奮僅踰歳而學徙於吉壤鉅麗倍昔君宦聲方隆隆起而毋王以疾聞君憂之甚即日解印綬移文兩臺乞休兩臺意惜之不即許而訃至矣君歸毁痛幾滅性喪塟以禮服除復就選人得令寧陵寧陵故汴宋間饒邑也以媚事令得一假色為幸君乃前立束曰非公務而入邑門者以非時請面者毋論尺縷升粟三木橐女自是竟令任毋私謁而邑有大盜剽攻掘冢得富人屍以要其家

弗遂則磔而暴之野更兩令不能得公授方畧立捕僇之一時翕然稱神明君既以材諝獲上下心而獨屯田僉事某者陰風君為公斂饋君謂人曰令不識斂亦不識饋竟不應而睢陽衛來欲侵邑民地君恚曰蕞爾邑而令衛共之且吾民詎堪受老兵役把耒耶移書辨於上咸直君而獨僉事某以衛故兩持之君邑邑不樂俄得疾猶理事如平時後先所遇他務理剖立斷獨至獄而重持之不已曰嚮者吾父之獄起吾仰視堂上人以

為人耶而狼虎國家奈何以民命付狼虎為令吾坐堂上庸詎知堂下之不狼虎我也且我一攸萌而其家已哭矣以故君所至負嚴明聲而不殘君病之踰月而卒不起始君之去德化也㷔㷔徒步郭門德化士大夫吏民哭而送之塡道歸與其長者謀尸君而祝之及其去寧陵戢一棺廣柳車其士大夫吏民哭塡道有加歸而與其長者謀則屋已棟矣且合而祠諸臺矣王子曰吾見夫今而拜尺一召者以京朝官行者則道哭生祀有

之未聞以施喪歸者也即喪歸有之未聞以施逝者也有之自秦君始可以觀秦君矣且夫君不能得之天乃能得之二邑人夫狀君者君子伯寅也伯寅又言君倜儻急人難逾於己其在公車時所排解重於當路而不責報閉雲公卒推其業悉以讓其伯子筠峰君又嘗念食於東城氏而亡後也捐槖塋之且祔諸家廟云君於學好象山陽明二先生於文好莊周左氏司馬遷於政術好陸贄夫士有此三好而未覩厥詣也惜哉君字光

甫改字起仁最後字君甫別號曰恒山最後號觀恒道人娶於張為興業令詔女子男三伯洪娶龔沖女繼娶鄔之章女伯寅娶詹事府録事王定鼎女俱博士弟子仲黙娶諸生顧允肅女女二適諸生王泰亨太學生潘允升孫男一德茂為伯洪出君卒以萬歴戊寅六月十二日距其生正德己卯得年六十葬以戊辰某月邑三十保字字之新阡銘曰

再為令而稱良能使其人尸而頌諸以為達則不足以

爲不達則有餘

從兄詹事府主簿振菴府君暨配虞孺人合葬誌銘

余兄詹簿君之卒也葢後虞孺人九歳云而孺人未克葬也其孤一䕫苴杖而拜且哭曰䕫者謀葬母而不得之先君子之命玆者得之先君子之治命曰其改卜壤於是改卜壤兆而治外𥘵且有日矣敢以二逝者之不朽請嗚呼余兄有大人志而弗及逞余嫂有婦徳而弗及闈則余小子隱怛焉昔余王父之獻司馬績也法當

得任子以屬君父父固辭曰癖佚不能事君長君以嫡孫受之九歲入太學自君之少時則用强有力聞能馭惡齧馬馳回中陿道骨騰肉飛覩者辟易未幾折節讀書為文日數紙居恒謂丈夫當自致青雲奈何藉父兄得官即冠而沐猴寧不愧耶而竟以文過奇故十上秋試輒不利最後始强就選人拜南京詹事府主簿詹簿居假而資清貴亡公適可以坐取金紫公顧不樂也會倭大入江以東所至糜爛公乃再上書極詆諸用事者

養冠狀請得改戎弁分大司馬一餘皇任必手緘酋首
鯨波閒諸公陽壯君而迂之行留部試君頗不讐君念
且見廢與禮部郎沈君相約搆大樂黃金可立就而又
不讐遂棄其官歸當是時君父靜菴先生與龔孺人方
東西走避倭不暇問產而君計所受產為腴田二千畝
悉以上之官佐軍興費兩臺交旌之而君父意大窘會
予之先君子方在事乃走謀以解居恒謂君有官而故
失之吾老矣忍死以待一命之褒而乃爾寂寂雖不盡

露於君君亦微覺之益怏怏不樂會君父母相繼老壽
死君既葬乃歎曰丈夫身自有耳吾欲以七寸管博一
公車名不得及欲以重吾父母不得受大父所予官欲
自見以少報大父不得屬盜鼎沸吹簫子往往萬戸侯
而老我所讀書欲覔少武功爵不得沈郎詭吾且沖舉
而鑪間一刀匕不得竟安用此身為於是益薄先業田
宅死沼花木聲伎之屬皆漫為不訾省而性伉直輕樹
矛戟筆札間黠族重起獄相窘以是益大困君不喜衣

綺麗其食或起麵餅麥飯冷淘至斗許要以取足而已為古文辭捉筆輙就矻矻有氣骨然不甚好之其好獨圍碁相馬以是終其身君諱世德字求美始署其室曰紹堂凡數更而最後復曰振菴葢深寓意焉嗚呼君所謂有大人志而弗及逞者也孺人虞姓諱某字順卿虞與王族抗甲而王父少參公與余王父同年相善因以字君孺人婉嫕修内行其於經史子説諸家靡不曉尤閑女紅中饋之事君既剛矯自好孺人善調之能因事

為功尤能得舅姑意和聲色而薦之所接遇妯娌姊姒
及所不悅於君見孺人則解曰吾不難戲此子獨奈賢
婦何其弱者曰吾幸而遘孺人安敢復修君怨也臧獲
大小即為君所勞苦得孺人一言曰吾再顧為孺人死
而何勞苦計為葢終孺人身君寡內外郄已孺人用冢
婦承家柬歲時義莊墓祭合饗脞腊漿旨性好施予即
豪恒栩然而王之族所匄亡弗遂者虞之族亡弗潤者
以至尺帛斗粟三尺之童取之若寄帑或不給則脫簪

珥貿庳繼之矣日者君嘗歎咤語余妻亡而後知有妻也天乎天乎此所謂有婦德而弗及聞者也盖君之亡以萬歷戊寅壽七十孺人亡以隆慶己巳壽六十一而生皆以正德己巳子一曰一夔太學生娶張氏廣平令擢秀女孫男一纓孫女二長適顧大慶餘尚幼一夔有才性自具狀草累數千言且讀且酸鼻弗忍竟乃稍束其溢而志之仍銘之銘曰

抱德以潛女則宜含志以殁男之悲夔狀余銘毋朽之以慰九幽則汝夔

例授指揮僉事一川于君墓誌銘

蓋金壇多貴族于爲甲而于有郡丞公本者死國事世世祀檇李遂復以義稱弟處士閏凡三傳而爲契玄公鎰由鄉薦釋褐令萬載以卒善談名理著中說成一家言契玄公有丈夫子七皆材而獨器其第五子一川君曰是兒類我當盡以篋中書授之而君果用明經補博士弟子工制科業有聲稱進補太學上舍然數試輒不利諸子中伯爲御史中丞能贈契玄公及公父如其官

仲有子拜侍御史封亦如之餘皆仕州邑要職而君獨困公車久不得意然能授奇筴斡獲傍拓含茹與千戸侯埒會大司馬以軍興法勒所部入粟補官君粟滿千石得指揮僉事服金紫出入張蓋騎從甚都人或以為中丞也者而辟之既乃謂曰第五何必減驃騎竟驃騎耶君尚意緣此杖一筴南埽倭北守邊陲而尋知其名假之因稍稍厭勸不復好而顧愈好客客過即呼酒酒必令醉飛籌盄蹮燭跋斗闌而壘不聽恥纓爲交道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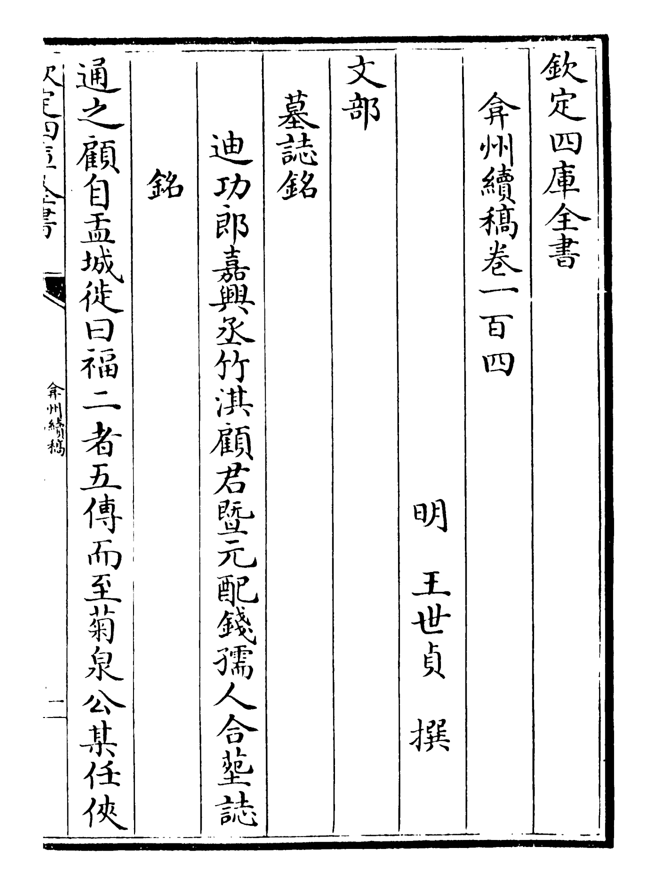
粉黛錯君周還其間秩如也當君傾意食客時客亦自
意極以為必報君而語鮮讐乃至中有叛而他客者君
若不聞也顧又好施予嘗積責劵金至千度不能償則
焚之隣人丁濟者老而貧君贍遺至數四亡倦其人亦
視君以為囷廩不啻也屬歲侵君大出藏鏹粟衣食其
里棺死者邑上之臺臺為樹表曰尚義又當城邑而君
所任板築十之五君雖用奇筴起家操母權然瀾畧不
把筭而又以急義故中落意豁如也踰艾尚未有子則

顧影自語曰如迺公偉而獨者耶已舉令太學生秉有文試不利則又自語曰如迺公之子才而終不利者耶蓋君長身濶膺方頤豐背人望之以為福德人即所樹負亦爾其生也弘治庚申至萬歴己卯而卒得八十娶於范亡子舉一女適太學生虞立道貳蔡舉一子二女子即秉娶王氏推官納言女女二長適諸生王維坦次適戶科給事中史繼辰張雲南祥鳶之狀云爾吾聞之君故汎食客然其所推賢必天下長者白下則鄒祭酒守益蔡

侍郎汝楠里居則王給事煜馬司業一龍皆與君善以故君趺宕膏腴間無染態所謂從子侍御者名業與余同年友固不辭東之請而為之誌若銘其辭曰

朱其門堊其室儒其服武其飾游俠其節長者其德八十考終以即真宅將無蟬蛻紈袴而螘蠶貨殖者耶

弇州續稿卷一百三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四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墓誌銘

迪功郎嘉興丞竹淇顧君暨元配錢孺人合葬誌

銘

通之顧自孟城徙曰福二者五傳而至菊泉公其任俠

起貲雄里中有三子而少最良曰滋陽公諱以文行廪
學官芥視一第竟不獲晩而膺貢入太學得饒之餘干
簿以歿娶於保有子而良曰嘉興君諱希顏字學儒小
時龎闕不安嬉笑餘干公口授之書輙誦稍長工屬文
補博士弟子餘干君為擇配而得良於錢委禽焉是為
錢儒人君之治博士家言有聲然不能趣繩尺而以受
家秉餘干公時病讀乃歎曰使我俛首持一經待鞭箠
我有所不能且與天下之豪賢長者游以間道取科第

乎遂入貲補上舍復有聲第其試應天輙不利而又久之餘干公用好客喜施予不能問家故至爲餘干而累貸進千餘金餘干公憂之甚謂君曰籍責進者齎而集簿室簿不能以蕞爾吏民餧之將柰何君曰無憂也歸與錢孺人謀悉篋中裝簪珥衫珩之屬鬻之不繼則轉貸其親知故人以償進所急幾大半餘干公既用自寬而復恠之曰兒何渠能却劵已得其狀曰吾弗如也今而後免吏誅矣君雖已寬餘干公憂而槖日益匱又當

償其親知故人錢孺人曰無憂也吾與君姑相長為儉勤家亦竟起錢孺人為君舉數子皆不育而最後乃舉令邑諸生良馭意猶少之曰歌螽斯者何人哉於是謀為君博選媵既媵而撫之其長者若弟而幼者若女尋餘千君用老且劬瘁卒官君號泣晝夜馳而奔訃至則以喪歸所繇大江颶暴起舟俛覆君抱棺哭曰天乎請得以不孝軀代而施魚鱉則可柰何忍於吾親之蛻且哭且搏顙俄颶止舟濟當是時舟中人皆股掉不能支

則相率歸君孝感而君歸治喪毁瘠骨立錢孺人復佐之相長而為禮盖又二歳而錢儒人寢瘵劇時君猶在苫不室也良馭甫七齡娟秀而穎孺人為稽顙保孺人而屬曰以此兒累姑又謂君强為善福不君誑遂卒當是時君自上舍升吏部選人而念保孺人已老尋有所續亦稱錢孺人弱不任負忽忽不欲出保儒人從容謂曰丈夫宜以時建樹耳每念而父晚不能竟一官令人鬱鬱奈何復效之君强就吏部銓得寧陽丞寧陽故近

家而君之丞未幾忽心動乃以間歸扎保孺人果病劇母子相持泣甚悲已甚懼也君雖委身聽醫覡竟不能起保孺人以至大故一慟幾絶遂得疾者三歲而後痊鄉人憐之為賦孝廉之篇而君服除補嘉興嘉興東南沃邑賦額繁其民勇私賕而怯公輸君至則爭以其私帑謁曰例也君叱曰去之誰為若例屈指歲三之日以次第輸曰此縣官例也違者輙扶之雖貴豪無所貸其民廩廩相戒如君約而君以近家故即米絮醞瀡之類

亡不自家取者邑人見江北齎舫至輙驚曰昔者橐而
去今乃橐而來耶邑賦登逾於傍邑婁獲旌且遷而會
苦吏飢故屬疾使使呼良馭未至疾既革謂其繼錢孺
人曰良馭也才若可依而老也指諸媵與他子女曰微
吾故婦力誰與有此吾問故婦所往偕矣欷歔者久之
而逝君逝以萬歷戊寅距其生嘉靖丁亥得年五十有
二嘗治齋所竹環之清流襲其外因自號曰竹淇錢孺
人先君十五年卒得年僅三十五有男子七人良驥夭

良馭娶四川左布政使袁公隨女良驪娶太學生龔維
幹女良騄聘番禺丞馮立女媵陳出也良金聘貢士葛
址女繼錢孺人出也良知聘太學生錢崇孝子餘遺腹
子一尚幼媵時出也女二長適馬承烈次許字太學任
子陳遇孫男三長承瑞聘諸生馬承勲女次瑞鳳瑞芝
皆幼孫女一許字王從謹君卒之又三年而始塟袁公
既狀其事乃歎曰賢哉顧君夫豈唯顧君蓋世世好行
德焉然其始不獲以一命顯餘干君稍顯而弗獲終簿

君又稍顯而弗獲終丞譬之千斛之庚其舒積不過升斗何以遽已耶乃錢孺人則又修婦儀克婦怨而委更甚也天道所由晦矣謂良馭必請誌銘王先生以慰之王先生者其友也良馭既致請余故奇其材而以袁公誼不克辭則謂良馭而不欲終顯顧耶且令吾子材諸仲叔復繁起孰非而父與而母貽也天道遠以為晦然哉銘曰

汝勤於外而以瘁死汝婦勤於内而以瘵死愛者憐其弗究報而知者歸其報於多男子噫江之北土厚

而風淳汝偕汝儷以棲汝真誰與銘之江南之人兮

文林郎知何南汝寧府光州商城縣事芷陽沈君

墓誌銘

萬歷十年壬午秋七月而沈君之父封工部公卒明年癸未小祥之又三月而始成堊堊之一日而君忽暴中風仆於塋葢戚毀之極而重以勞遂滅性也於是君有四弟五丈夫子其處者號之噓之其任行者狂走而問醫藥不及則又狂走於梓人得美材焉以治君後事而

君之最少季工部君仰天哭曰天乎遂奪我伯氏哉則又曰吾曹不肖忝為先公子而伯氏遂得趣侍公地下尊螻螘也夫我乃不能且夫伯氏之死死孝也明年與其孤葬君於其所而又仰天哭曰伯氏二十一年而薦於鄉四十三而始成進士僅一為令四十八而以先公訃歸四十九而棄我於乎是何成之晚而奪之速也於是手草君事狀以屬余而俾余為之誌其墓君初諱令聞後改乎聞字貞孺嘗自號巽亭後亦更號芷陽其

先爲吳江之名族至王父岱仕爲湖廣按察副使以材守著聲仲子諱理出後於仲大父岱取黃安人而生君後以工部君貴封如其官有文學風槩善談論而不廢爲長者君甫三歲而封公授之書俾默志之則已得五百餘字稍長强記工屬文下筆輒就嘗受易於張其先生能抉其秘以故遂用易魁諸生爲第三人而其於禮部試輒報罷然君之修治經術與制舉業益勤當按察公之卒而里中無賴子搆君于有司數起獄相窘君能

不廢業而因以習城旦家言且習於公府情事既成進士刻登科錄當以生齒閈而君具實數或謂臧不過三歲而可以預館選即毋選而更五歲以當給事御史選毋害也且令諸進士誰為不諱齒者君曰甫仕而遽欺吾君可乎於是君之齒在百人後而列第四人不顧也其為令得光州之商城商城雖山邑而獨當淮蔡江黄之會姦民相聚而數以椎剽相雄高君痛以法裁之下令曰盜集而十里之内不合圍者皆抵罪里中惡少

年為非而不覺察者罪如之有犯亡所縱舍咸惴惴相戒而邑大豪多入貲司農少府假衣冠文其賤令之官輙相率投謁通姓名而重其幣歲時𡧗羊豕射虎豹麋鹿雉兎之類以獻稍熟則為具張樂𫎇令過而觴焉其又熟則狎令而借其威福以役使弱小令中悔之則已盡得令長短有所挾持度不聽不已君至預約束典謁一刺之外有以他物入者榜至百客入見伏謁戚施唯唯而退闕外不敢再致辭君又能察伺豪過失即熱

處恐闕　若置一令小民鼓腹而遊豪門亡所遯邑既遠闕　鮮約束隷卒之藉名於官者一而私籍者十有闕　攝則膺聚而往蠹食徧於隣里君一日而汰者六百人下令曰被汰而入令庭者必戍其入丞尉庭者如之且謂羣吏彼隷一而十之民十其害使若為所欲為即十令也必戍不貸汝於是吏洗手而奉三尺令庭烏雀下矣賦額故九等而其最上上者往往數姓為一戶人自戶者雖富而亦下中之君悉令人自戶而後第其

家為賦等以故無弗均徴輸者例先易而後難君於難者急之易者緩之必如限而後已民悅服亡所規上下其賦遂起為河南諸郡邑冠司計大吏取而式之當事者希權相意行丈田令於天下州邑檄至君獨持不可曰令為民不勝賦使我多取饒而寡取瘠瘠者多賦額必減減乃德意也令不能寡瘠者而但多饒者以取盈而奉好利之孔且夫令不能廢百務而寸寸度之貴勢之為彊而姦猾之為巧胥吏於中市焉獘且饒寡而瘠

多何丈田為不得已俱勸從舊貫稍平其太飢者以故商城之田與賦獨不溢令別以他治狀旌獨不得旌丈田而君行意自若無所悔始君之在公車而習城旦言傍及吏弊其為令若承蜩掇之而已生而善治生則凡所稽考庫庾出納便益教民蓄水灌田種菓芓其窪者植菱芡蓮藕之屬一如其為農事暇則考課博士諸生經術文誼不倦一如其誨子弟事而其民亦戴之如父母諸生奉之若明師至兩大試婁中選如巖邑君亦兩

奉檄分校所得皆知名士前後治商城可四歲餘薦剡

婁騰上尚書尺一且下而已憂歸矣君性孝友贈公雖

甚愛君而御之嚴有過猶賜譴責恂恂受之其待諸弟

撫其存者而卹其死者最少季則為工部君君之舉於

鄉工部君猶未生而後同賜第蓋所師友於君不淺云

慷慨好行義食酒至斗餘酒後耳熱意氣豪舉無前而

晚節温然自克使人欲傾家釀子與君抵姻婭久即所

聞始而鄉人之善之者十五然不能盡得志於月旦既

而善之者十九又既而亡弗善之矣迨君卒而咨嗟涕
洟以為君不死其為萬石太丘無難也嗟乎以君之才
而屈於年其可紀者僅一令而已雖然王渙不亦一洛
陽令耶而樂府至於今歌之不衰安知商城之不祠君
而其能言者不被之樂府也又安知百世之後其不以
子誌銘而稱君若洛陽令也君始娶閔繼娶黃皆先卒
又繼娶顧子五長同寅側室李出娶錢次同生側室翁
出聘周次同巳側室吳出聘顧次同壬側室王出聘周

次同陽亦翁出聘陶女三長閔出歸舉人王士騏子子也次側室李出適諸生顧謙服次側室平出未字諸嫁娶及字者皆名族其所著周易日抄十一卷行於世其

銘曰

士有百屈而僅一伸其伸之幾何乃能使誦者宛然其若新豈所謂死而不亡者壽沒而不能忘者君子之仁也耶

棗強丞贈文林郎元城令東丘萬君墓誌銘

萬之先世以武顯也自其始祖傑繇大同歸中山王顯

名太原下為壯士然不獲有官稱子鍾從文皇北征以獲級功進總旗子寧再以獲級進百户子瑛徙籍偏頭再以獲級進副千户子禎再以獲級進正千户子億用千户為郭都督司中軍奮擊破敵遂進指揮僉事守備應州自總旗至守備公凡五輩五積功而始世世為指揮守備公有四子長曰山仲即公也公諱岩字民瞻母曰劉恭人少而沈默於諸兄弟中獨不為聲酒六博之好每之塾師所見授經者輒徘徊不忍舍守備公賢其

意遣之塾公遂之塾日讀書伊吾至乙夜不能得數行然益自刻勵亡間昕夕寒暑矣嘗讀豳風而思之至夜分歎曰王業之所由興其在勤民哉意若有豁然者遂縱筆為文辭滚滚不休而其所受書輙誦竟以精洽名弱冠試學使者為諸生第一廪於庠鄉試不利歸而讀書西山佛廬始得開元諸名家詩獨於少陵氏有深契曰此吾師也乃復為詩有佳語書壁壁為滿明年以選貢入太學太學諸生竊少之而馬文簡公汝驥顧獨奇

其文試輙首列以是有聲稱諸生間其識詣亦益進公既負其奇謂科第可抃取而獨困於鄉試至再三乃太息曰吾亦自疑之然吾小試利者何也得非命耶於是謁吏部選為槀强丞槀强故雄縣然其民頑悍大豪任武斷而中豪以下好修睚眦博徒訟師縱横衢野吏急之則搆飛語相中傷亡不自危者公頗用鉤鉅術得其隱已而時有所縱舍曰勉之三尺不貸若矣以故咸攝公相戒莫敢犯項御史者欲有所逮豪跳弗得以屬公

公詗知其處窘夜歸公公陽驚曰毋所事若也豪意益寛居數日復呼之乃以畫見公縳而送御史大竒之㑹有坐法當死者獄具而魏郡王丞妄意公有所主攝其家屬簿公置對公據法辨王丞恚遂欲闌入公罪公立而振衣曰槩當死而死耳併死執法者何也且死不必汚公挺以請觸階死王丞掩耳起走訴項御史御史謂萬廉吏必不至枉殺人何相煎為王丞愧謝乃已而公婁拜諸臺獎攝邑篆可二載所一切治辦暇則延禮諸

儒生講說經義彬彬矣以繼母任恭人憂歸始獲侍守備公養其疾病喪葬憂毀踰禮人人稱之公既除服或謂且復仕公笑曰仕貴行志耳今已束於格矣何行志為而會其伯兄山龍人復謂公將種也不為丞將為指揮乎公又笑曰吾生困鉛槧久矣安能復把三尋矛與諸弁伍也誅茅構一亭於東山扁曰棲雲又慕陶彭澤之為人種菊東籬下濁酒自放間為詩語曰今古皆吾有誰云處士窮又曰雖當堯舜世巢許亦硜然其寄寓

瀟灑視人間世泊如也第家北邊匈奴白羽蠭午監司守臣急延公問計公至則畫地形望敵氣談說要害中窾諸老將莫及又嘗馳騎峻坂下深谷若飛挽强命中少壯莫敢角而公時時讀史傳至忠孝節義事與興衰得失之際未嘗不感激用壯泣涕數行下人始知公有文武才雖以時消息其志固卓詭不易測也公有子曰文明以易成進士隸事刑部念公且老欲歸養公力止之授南陽令諜欲奉公與偕公不可曰祿薄毋涸汝朝

夕汝食廉吾立槁東山不憾也亡何公驟中風一夕卒得年六十九始娶於楊為千戶培女先卒繼娶陳則千戶璧女後公四年卒丈夫子二長即文明陳出也補元城令考宬贈公如其官陳為太孺人娶楊氏封孺人次世明聘張繼先女側室薄出也女二長適千戶黄雲龍次適諸生常守中陳出也孫男二時孚以指揮優給聘守備蘇來后邦孚尚幼始余按察山西與埸事得一卷異之以示御史今中丞饒公饒公曰是國器也其取進

士若反掌既啟而知其為文明也文明將以明年闕月闕日葬公於祖塋既手輯公之遺詩詞三卷而藏之復銜哀次事狀凡數千言走二蒼頭蹴蹴氷雪四千里而以誌銘請嗚呼余不識公以公之子而識公可也銘曰

惟萬之先緜武功競詩書業就與介胄並父老而丞子少而令丞生有涯令貴未竟姑安若宮有賁來命

銘

贈奉政大夫春山喬公暨配封太宜人儲氏墓誌

王子曰余後先讀喬公與儲太宜人狀而慨之曷慨乎
慨夫俠節者之不易見也俠者之為行也振施而不責
報先人後已然往往背公樹私之誼成即縣官有緩急
未能得其絲毫之力以至女子之為節有捐脛毀質以
殉逝者然未有能畢逝者之志也夫此二端者皆自成
其名者也獨喬公之為俠與太宜人之為節則不然始
喬公之少而就外塾能讀書屬文奕奕有雋氣識者以
為能得文士之用而已所嚴事父竹溪公委曲諧指為

鑿沿裒石藩卉竹以左右耳目之娛又嘗北出至清源而心動疾馳歸歸而竹溪翁病病得之憶公驟見公愈以為篤孝長者而已其治生裕於竹溪翁又能延明師誨其子以為善理家秉閑父規人而已及其游太學以材器見奇大司成馬先生汝驥又能慷慨赴急不寢然諾車轍跡相踵於席門至相指傾曰若名士何以不識喬君耶而君還里又嘗捐腴田二頃餘佐里中役建義塾以收不能束脩者樹義塚以歸不能保骨者乃稍稍

用使閒然公猶秘之尋倭寇暴入殺掠所調募若處之
笄齊之矛北地之弓百越之鏢遇伏輒披靡解散公乃
為議曰是夫也技豈盡出寇下哉以不習土險故夫習
土險則必藉土人而是時蔡中丞克廉日夜憂念亡所
出聞公議而異之以屬翁叅政大立方守廉名公覆焚
咸合乃稍試公以海塘外濠公與其役夫最下者分功
畚鍤間濠立就於是牒下公募土人團練公大出其私
槖得驍勇且干掎角破賊斬鹵過當又為奇兵斷窪口

以危之賊遂遁幕府上功簿大司馬為論奏予冠帶俾越選人格受官且再賜金帛而忌者起矣公自以一介為萬乘知感慨益治兵自如而後守黎導訓檄公城川沙諸任版築多中下豪公抉其失職者不少借自是謗讟日甚至聞於御史起獄窘公公忿恨不肯置對病三日而卒當公卒時凡五子獨其伯木學已成而諸叔季尚幼是時竹溪公已老太宜人不忍於公死欲從死念死而上負竹溪公下負諸子何乃不死太宜人之姓儲

儲亦邑著族也其父筠母金父筠之歸太宜人於公也實自擇之太宜人少婉靜其始事竹溪公與姑丘也屬性嚴毋可當意者顧獨當太宜人公好學已又好賔游諸漿酒脯脆餅果之類太宜人咸任之不露聲而辦爲公置側室二撫之均於己曰公接也已舉子二女一字之均於己子曰公體也以故公歿而竹溪公怡然而若有子也諸爲子者肅然而若有父也久之木成進士守安吉州太宜人來就養歲餘輙思歸安吉守泣請留不

可曰若祖乃父勤思種德以有汝乃不汝享我何心獨汝享且我歸為汝治家以安汝官蓋又久之而安吉守遷潞安同守考最贈公為大夫而太宜人如其階且加太馬親捧誥堂下太宜人始色喜曰凡若父所未竟者若竟之吾死可以報地下矣於是同守泣復請留太宜人正色曰汝驟獵天子恩而驟負之可乎同守乃還治又二歳許而擢僉河南憲星夜馳歸覲而太宜人感疾卒矣嗟夫喬公不憚棄其身從里中少年犯首焰

之冠而挫之此其志雖欲以自見然離去室家友朋之好而精欲致之於天子夫豈俯仰資功名者太宜人外行不盡見然其敬事慈育恩施先族親慰撫深臧獲鄉之人類言之且公乍没而僉憲未成進士時喬氏之門第不改色産不少挫可想已吾故曰喬公之為俠而太宜人之為節非世所皮相俠節者也公諱鏜字子聲别號春山其先為宋樞密執中者居新安元季而子才課鹺上海遂為上海人六傳而為晟即公父竹溪公也其

卒以嘉靖丁巳距其生正德戊辰壽五十太宜人卒以
萬歷丁丑距其生正德丁未壽六十七丈夫子五長即
木娶周蚤卒贈宜人次朮先宜人卒娶潘太學元孝女
次本太學生娶沈故廣信守陽女俱太宜人出也次楠
娶王次楨娶周俱邑諸生側室周出也女三長適徐待
次適倪邦化亦宜人出也次適唐繼宗側室薛出也孫
男十一長拱辰太學生娶潘闕女繼林都諫景暘女
次拱宿娶陳鄉進士壽榮女次拱玄娶王次拱璧聘陸

都察院都事鄭女次拱奎聘唐次拱斗次拱翼聘金餘尚幼孫女二長適邑諸生王時行次適陳治年葢喬公葬而處士諸僑狀之故奉化令徐君獻忠志之矣其以太宜人合則都諫公復狀之而王子復志之從僉憲公之請也乃又為銘曰

氣所欲攄鬱為虹光志所欲酎洌為冰霜茲惟喬公與儲宜人之藏

故封徵仕郎户科右給事中居素尤公暨配陸孺人墓誌銘

萬歷己卯之十一月二十日太學生尤茂先祔其母陸孺人於封給事公之兆而先期以狀請誌銘曰將窆石也惟吾子之言是麗問孺人已乎曰將以寵及先公也唯先公之葬也業有之然而再藉子以母揚也余乃曰禮乎哉觀過可以知孝矣余故嘗為九龍山人歌而山人者即茂先也不知其父母知其子是宜志志曰始封給事公之有陸孺人也葢其元配周孺人夭而父雪蓬翁焕母盧老矣遺孤魯僅九歲訥六歲耳封公為諸生

朗儁於文事著聲然不能問家人產而孺人理內政謐如也其奉雪蓬翁與盧栗如也撫二孤譪如也其佐封公之治父母喪葬秩如也盖封公稱孝子矣封公之為諸生三十年而始當貢中蜚語奪廩又七年而獲以貢士名終其身然魯舉鄉薦矣又七年而魯成進士矣已遂繇行人拜給事中積左右資至都給事中為順天丞矣其爲左給事而以九廟恩封公獲如其官孺人亦獲令封然而封公不色喜為順天丞而以九廟灾謝

事歸朝封公封公不色悴顧曰杜門焚香煮茗賦詩暇
則躡屐洞虛觀招羽客談玄對奕觴詠移日弗倦邑以
鄉飲大賓請則辭之泰端敏諸公柗致詩社為一再赴
而已當是時邑之封公重而給事御史封猶貴倨即伺
公居閒豪取跡不可得邦君大夫以是益賢之年七十
三以卒自是孺人始獨稱母而府丞魯與弟諸生訥亦
相繼卒孺人自有子曰茂先自孺人之事贈公以居約
始而後小裕又用魯貴顯久之復與茂先以約終盖其

為婦而母者七十年而不廢勤儉如一日也晚節謝女紅及授茂先婦政所好禮佛誦内典日一菜羮一飯暮冔近杯勺三四行麋佐之而已茂先為諸生久孺人意不懌曰得無作若父遺耶且吾安能而子之為魯也於是為策之俾入太學而茂先亦自以游大人籍甚兩都公卿大夫若申學士汝默文博士壽承黎秘書惟敬輩皆有詩以為孺人祝而孺人之開七袠至八袠不落落矣茂先念孺人老不忍離竟用壽死得年八十九嗚呼

誰謂孺人以約終耶尤之先自閩而徙為錫甲族宋有文簡公袁者大儒名公也陸氏自福智用將作貴而其子景賢為尚書工部景祥遂至侍郎而侍郎之孫寬者以工篆書得官再遷臨江幕歸壽至九十七贈公諱基字惟德别號居素有詩文行世曰居素集曾侃侃持諍知大體娶通判張賢女封亦孺人訥娶周氏茂先魁然長者博學能修父業其娶錢氏女四孫男八人孫女七人曾孫男十一人曾孫女七人所睽姻皆仕族余既已知贈

公及孺人而志之矣是宜銘銘曰

于嗟尤君而以子尊于嗟孺人而以子有聞豈以子尊行媺而文豈以子有聞志潔而溫藏之表之庶以榮往而慰存

封奉訓大夫知滁州事右石唐公配陳太宜人合葬誌銘

萬歷八年余里居而滁州守唐君汝禮以書幣介進士張子新而來請曰我大夫右石公之背不肖孤也以嘉靖壬寅蓋於今三十有八年矣居十闕年而為闕

而葬葬而得鄉進士徐公用檢之狀將以乞誌銘於賢長者而未偶也其又十　闕　年而為隆慶元年癸酉而孤由南太學正貤封公登仕郎已出守興國州奉吾母陳以官養竟壽終將奉而祔公之兆念墓之石璞然未有文而是時業已心嚮先生願且托不朽將徼惠狀於興國之人吳參政國倫而以闊疎故弗得則又諆狀於太常兄汝楫而汝楫忽病死弗得卒卒迫葬已葬而除服而滁之移命下矣乃不肖孤合二守最而登仕郎進稱

大夫母陳亦獲進稱太宜人以侊榮我皇考夫嚮者痛
大夫之養不及禄太宜人之稱不及生而墓之石璞然
且猶故也不肖孤何所逃罪輙冐昧以不腆之狀請而
徐公亦進而為參政其所撰故狀亦稍稍有所裒益余
既讀而悲其意乃許之按狀公諱熊字虞弼世為金華
之蘭谿人大王父曰某王父曰思州府推官賢父曰篁
嶼公某俱以伯氏文襄公龍貴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母曰鄭太夫人篁嶼公有五子而公次文襄公為仲公

少茂樸寛然大人度篁嶼公念欲成諸子儒而不自任家以次推公然窶亡可以家者太宜人十五而歸公即操井臼視匕箸以上奉舅姑而安文襄公伯季於讀小不繼即簪珥時時母錢家矣文襄公既成進士補鄢城令而篁嶼公歿文襄公奔自令毁瘠幾殆公旦暮籲於天請得受兄病而文襄公果愈服除拜御史而公屬末疾自是展轉牀第者周七年而又屬析箸坐是益困太宜人之自勵勤苦逾於婦時盖日分一時調漿粥藥餌

餅二時治女紅為鮭菜資即夜分不甘寐為恒而隣火
暴侵室危甚有壯夫闌入曰唐公長者為負而出之而
太宜人猶在熖客遂欲併出之太宜人曰死耳不可以
身試人手自投舍後池得淺以免公與太宜人雖免顧
益貧且憊甚第其意豁如也捜槖得文襄公藏書而讀
之遂能文所著人鑑録往往有文襄家法而又好吟吟
多出李杜遂以似李杜稱一夕夢游仁山而遇皇初平
兄弟謂曰熊來汝能食三黄則起就視之葢黄連黄栢

黄芩也醒而弟豹來視公時已舌本强不能言姑取方書指視豹豹曰兄病久瘵而乃受此寒劑耶必不敢公恚甚欲自投地豹不獲已乃合以進公始進即憒憒欲絶尋若有閧者曰是藥與病鬬也亡害乃趣更進之夜半暴下黒血者數斗而蘇遂復言進飲食如常而會元旦公復夢謁城隍神神授之杖出而視庭兩除皆菖蒲艾也公乃自解曰吾起必以五月五日乎夫菖蒲艾者五日需也及期果起而是時文襄公業益貴用事諸子

弟從而起家者踵相接公獨就里社為童子師以資旦夕日亭午不能具飯姑以一握乾米粉呼水佐之人或謂公腸無不充乎公笑曰易耳吾已約裙帶腸從細矣邑令丞數請問公自匿避曰奈何以吾咒識邑大夫乎寺有迫於貴勢且毀者其寺僧欲賂公解公搖手曰毋汙吾吾不曉解也公念母鄭太夫人老失明而文襄公方在事恩重老人思所以共奉百端間取委巷新事時時説之太夫人為忘倦文襄公每貽書公曰弟寛我憂

成我名我毋以報若必且有後而公尋得疾卒年六十一葢僅有子汝禮耳而太宜人始為政太宜人之急汝禮甚顧愛而能教之所以切劘責厲如嚴師汝禮既樹立而太宜人於族屬最長諸族指千計毋不取一言決筴而汝禮所之官皆便地輙奉太宜人以行恒謂即萊蕪釜生魚不敢使太宜人食廉而太宜人耄時時思其中外孫子汝禮及使其婢子詐襲其衣冠而教之應對太宜人乃恍曰誰謂官舍遥吾猶步武也汝禮以退食

問安否暇則亦舉委巷俚語說之太宜人曰吾彷彿憶

而父之語吾姑若是也雖然吾糜而篤多矣旣病且革

猶謂汝禮老人足死弟食於國者七年而毋忘報也葢

太宜人八十有九矣當公卒而僅一汝禮及二女子長

適徐讓少適蔣弼弼夭以節稱而太宜人卒時汝禮所

娶婦某封亦如之丈夫孫五廷忠廷化俱邑諸生廷珍

廷寶為太學生廷試亦邑諸生女一適太學生郘時習

曾孫二應紹應薦曾孫女亦二人公之葬也垂四十年

而太宜人始合凡再得贈階階五品又得祀邑之鄉賢祠孫曾之稱男女十人公可以慰地下矣獨惟唐君之於誌銘難其人與其辭垂四十年而及不佞何也不佞故嘗悲君意竊復以王父司馬公之托文襄公世講也勉而勒之石銘曰

子不語神神實起公而昌公之子若孫公實為之神道無親五福備臻報不泯泯歸以告公于嗟乎宜人

弇州續稿卷一百四